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二十一回 豚犬才名景升兒子 野雞口脛蘇小鄉親

卻說鶴山、伯純、甘棠在挹芬家卯飲正酣，忽一疊來了三個家人，都說家中有事，把三人驚得草草走了。鶴山、伯純原有各人心事，一跨上車，便吩咐快趕。只甘棠卻尚坦然，慢慢的還到家裡，家人說有個客在書房等著呢。甘棠罵道：「什麼事總這樣大驚小怪的。客來教他等著罷了，也來張張智智的。」家人笑道：「是江南來的，說有機要事商量呢。」甘棠也不言語，一腳跨進書房來。

一見那人，不覺詫異道：「尚白，你來怎的？」原來那人正是豬仔經手，卻笑道：「一來上峰知我這筆豬仔販賣不易，特地召我入京榮膺寵典。二來前天那張名單原是好好的，不知怎樣竟鬧出了個亂子來。」說時，向靴統內摸出名單來送給甘棠，卻滿面堆笑道：「請你從中想個法罷！」甘棠接來看時，見單上寫著幾行道：

陳久馨查得未經簽約，先已病故。

王倫口頭更正，雲身家清白，不願替人作工。

秦竹孫以闔內反對，已申明確守妻約，取銷注籍。

周既通雖已列名，其實並無其人。

甘棠看了，變色道：「這是件什麼事，也兒戲似的！我不能替你分辯，少不得要向上頭說個明白呢。」尚白見他這樣，忍著氣道：「這不是你說笑話麼（吧），那便肯向上頭說去。」

甘棠道：「這有什麼不能說的，只你有什麼法子自己彌補著呢？」

尚白笑道：「我原料你必有這下半句話，所以特地來說給你聽。我何必想什麼法子，這事鬧破時，我便說我原是洗心改過的，只鄭甘棠逼著我沒法子胡亂充數的罷哩。」

甘棠一想：「這廝好可惡，竟來挾制起我來。不如且同他敷衍著，以後再細細的收拾他。」便含笑說：「算了，算了。盡他們死也罷，更正也罷，我們難道真要實足額數麼？不要說只死這幾個人，便再多幾十個，難道就壞事？只你到了京裡辦的是什麼事？」尚白向甘棠耳邊說了一句。甘棠不覺向他身上從上至下看了一遍，點頭微笑。正兩心相印的時節，忽見個家人送上副帖子來，說是陸軍將校團送來的呢。甘棠將帖子看了看，喚外邊套車。尚白知道那陸軍將校團是個特別機關，定有些機密在那裡，並不是碰和喝酒的事，便辭著走了。

甘棠這一天在將校團裡直忙到傍晚才完，所議的事自然是非常秘密，局外人不得而知。直到後來才從京裡各報登出了一篇甘棠的演說稿來，裡邊有幾句道：

我們軍人生當盛世，原有萬能的作用，萬不可自甘菲薄，無聲無臭的讓書生降虜獨有千秋。要知我們這雙鐵靴尖上，已踢得翻公理輿論呢。

這幾句話傳將出來，直把一班應天順命的書生嚇了一跳，裡邊便惱起個有作有為的名士來。你道那人是誰？正是蘇蕙璇璣《織錦圖》的主人謝應辰。

他自結交顯貴以來，仗著滿腹聰明，已做了一時劉應。近來方別有建樹，自負不凡，常對人說道：「英雄造時勢，古人真不棄我。我自布衣入京，曾幾何時，擁塵作王侯上客。在別人看來，總算是心滿意足了，只我卻前途無量，不上幾日，教你們聽著我謝應辰三字要幹乾旋坤，震驚一世呢。」眾人見他說得眉飛色舞，變化無方，自然心裡羨慕，說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」那知這一句話又驚動了個大名士，喏喏道：「眾人豈欲以劉景升子豚犬污我耶？」真是國祥家慶，應運而生的才士，鳳翥龍翔，一時競爽。你道這人是誰？自然是個姓劉的了。

那姓劉的字復初，是個維揚俊人。幼有江北文豪之目，在十多歲上便中了個經魁。卻可惜功名心太急，犯了個急不擇食毛病，便東溜西鑽，鎮鎮顛三倒四了十年，才得了個開府幕僚。

有人說他是個全沒經緯的人，這幕僚一席，還靠著幾分靴誼才謀幹得來。只做書的人不敢盡信，靴誼自靴誼，究竟也要本人爭氣。若是個全沒經緯的，那裡能款段入京，一日三遷，來與謝應辰賭豚犬閒氣呢。

俗語說得好，物以類聚，那劉謝兩人，本都是名士，大水沖壞龍王廟，魚蝦龜蟹那裡真會一家不認得一家。多謝這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」一語，兩個竟聯成一起，志同道合起來。

有一天，復初正一個人吃過午飯沒事，在大棚欄一帶散步，心裡想：「他們一班人忒也可惡，都說我是個呆子，不配同他們一起玩。其實我何嘗呆來，只算計小錢，又說話時舌音不清些罷了。總有一天拼化幾塊錢，充個洋盤給他們看看，顯得我老劉呆也不呆。」

正低頭癡想著，忽聽得後邊呼呼喝喝的趕上部馬車來，慌忙站在旁邊。定睛看時，見車中坐著個脂濃粉重的少婦，不知為什麼事探出頭來問趕車的道：「快到了麼？」只這四個字，竟丟下一天風韻，把個劉復初聽呆了。原來車中人說這話時，嬌嬌滴滴全是淮揚一帶打連錢的土音，復初被這鄉音一逗，不知不覺「啊呀」一聲。那車中人認是什麼，忙回頭看時，正同這失神落魄般的劉郎打個照面，不覺格格一笑，那車早轆轤去了。

復初人急生計，撥步就跟。可憐他是個讀書先生，沒趕過車的，喘噓噓的直趕到廣和樓門首，才見那車停住了。復初失神落魄的撞將上去。卻好車門一開，那錢唐蘇小攜了個小丫鬟大踏步出來，險些兒撞個滿懷。

那婦人不覺帶罵帶笑道：「要死呀！」說著，一扭身走進去了。車子自轉彎卸去，只剩復初一人，眼睛直望著裡發愣。

忽然向衣袋裡一摸，毅然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今天放不過他了。」便大著膽子向裡進去。遠遠望著那小丫鬟踏著樓梯上去，便跟將上來。四面一看，見一個案目早將那婦人引到個包廂裡去了，接著丫鬟也自進去。

復初冒冒失失也跟將進去，卻給那案目一手攔住道：「這是包定了的，請爺到別處坐罷！」復初心內一愕，直直到口饅頭被人夾手搶去了似的，不覺發起書呆子的威風來，向案目叱道：「哇哇，你還不識我麼？」案目認是一起來的，忙道：「是同來的麼？說完，引著他進去。復初竟向那婦人一排凳上坐了。案目見不像是同來的，卻又不敢問，只得替他也泡上一碗茶來。那時電燈雪亮，復初向燈下仔細看時，覺得比車中更出色了許多。不要說是主人，便是那小丫鬟已生得有笑有說，儀態萬方。不覺搖頭簸腦，樂得不知所云，嘴裡曼聲低吟道：「牽帷成一笑，感蛻卜三生。」原來到底不愧是個名士，早不假思索的做起即事詩來。只是那口齒不南不北的，很覺得有些惹人注意。

那婦人坐還沒暖，正打點拼命看戲，忽聽得嗡嗡哼哼的發出一種怪響來。回頭看時，見正是那險些撞個滿懷的人物，又只隔開得一張椅，不覺又是一笑。這一笑，直把個劉復初的魂靈都笑去了，眼睛裡花花綠綠的，那一個酸秀才腦袋越發簸得篩糠一般，身子不覺漸漸的挪了過來。

正在這魂不守舍的時候，忽聽得一個人向自己肩上一拍。

他那裡覺得，還在那裡做他的即事詩道：「隔坐成平視，良宵訂宿盟。」忽覺得自己身畔軟溫溫的坐下個人來，把自己眼線隔斷，笑道：「做得好詩啊！」復初那時才仔細一看。這一看不打緊，卻把他一張橘皮般面皮嚇出許多顏色來。真是：